

元亨釋書

七之八

不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六七〇	一八四	一九	一

內閣文庫			
和書	類	號	冊
三六七二	一	九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6672	
冊數	15		(4)
函號	19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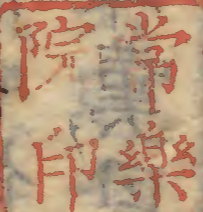


釋書卷第七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淨禪三之二

山辯圓

○釋辯圓字圓爾以字行姓平氏駿州藁科人

母稅氏夢舉手採明星光因而孕其後常夢

青衣之女相隨從母疑怪詣郡之文能山堯

辯法師欲決所疑先見壁間有畫像與夢女

無少異則問曰此像何神辯曰大辯才天女

也母曰妾有身而夢此天女常相隨何辯曰
胞中恐聖子乎蓋天女侍衛耳母喜而曰產
若無恙願投師不敢置塵中也至九月胎中
有聲建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時生金光照
室滴新雪鋪庭明年冬天雪兒指雪問母是
何母曰雪也兒曰我誕時有此雪五歲母蹈
先言入辯之室過十齡早學台教一日廁止
觀講席至故四諦外別立法性之句講師滯
隘兒進前解釋詞義渙然講師嘆曰是處前

哲猶病童推機辯殆乎宿習與時年十五次
歲終三大部十八雜髮於園城寺登東大寺
戒壇又入洛都潛聽外學一日猛省曰我居
講肆雖研究大小權實徒筭沙而已乃出三
井往野洲長樂寺從榮朝問別傳之道朝者
建仁西公之上足也初西得敞虛室禪門大
戒之圖爾就而受之兼瑜伽三部之灌頂經
年而歸又能山有見西閣梨蘊密宗之秘而
見爾欣然而全付焉益臻秘奧爾游相陽寓

壽福寺住持行勇建仁之徒也爾講叔姪之
禮勇請待甚渥有了心者其徒之彦也精首
楞嚴啓講於客位爾預聽屢加難問心煩解
答爾思念今其東方學者以心為魁而淺易
如此我其誰寄哉不若入宋地自是企遐涉
之志鸛崗八幡神祠開八講席講衆以爾之
深教乘延為證義有賴憲僧正園城之義虎
也時稱三井大鏡與爾徵詰憲屈爾笑而曰
久嚮大鏡是鏡非鐵者恐瓦乎一會作色憲

顧衆曰莫訝也是智人之言又指我痕瑕也
爾者大藏四更涼燠嘉禎元年泛海十寅夕
而著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先寓城
之景福律院聽月宗主之開遮不幾入天童
山禮癡絕冲漸達都下跨天竺寺月栢庭門
質性具之旨栢庭證前學即授台宗相承之
圖并付自撰楞嚴楞伽圓覺金剛四經疏鈔
於時笑翁堪領淨慈石田薰主靈隱爾往來
二開士之門適寧退耕典北山之賓與爾善

語曰輦下諸名宿子已參遍然天下弟一等
宗師只無準範耳子何不承頌躬乎依是登
徑山佛鑑一見器許未浹旬侍巾瓶晨昏參
請優柔飲厭會中皆大龍象也保寧覺即菴
掛牌開室日東山慧西巖為兩板首爾周旋
三老而請益倫斷橋智別山一環溪故簡翁
源靈叟圻方菴寧兀菴曇希叟之儔頽辨衆
事爾咸莫逆頗受磋磨之功五峯煨餘佛鑑
坐瓦礫場轉大法輪然天下指凌霄為甘露

之正門蓋又得久之多矣敬叟簡棲飛來之
北磻望高一時爾往謁北磻曰徑山執不立
文字之柄拂你知解之塵吾猶何言乎延為
上賓佛鑑從容語曰女學海浩渺比來我竹
篔下一時乾枯侘日歸本國必於無涓滴處
橫起波瀾豎無勝幢發揮吾道須踵從上乃
祖遺芳永利未來際淳祐元年四月辭佛鑑
鑑出密庵師祖法衣并自贊頂相與之諸友
送至山下特泚絕岸欽雪巖二人眷眷來行

在仲夏發四明孟秋著博多本朝仁治二年
辛丑也居崇福承天兩寺盛倡祖道大宰府
有勝蓋名觀世音寺歲首行驅儻其日捕寺
之四傍路人頭蒙鬼面身披彩服名為儻鬼
引過殿庭此夜闔府男女入寺打是鬼為驅
儻鬼甚困極國俗自古有之以故觀世音寺
四畔此日無行人作州旅客往往來此就捉
府之橫嶽山有湛慧明顯密多異迹適過是
境僕曰今日觀音寺驅儻也師恐遭追捕乞

從別路慧曰戒德之士豈有之哉果執慧行
鬼事初大相國藤道家為天福帝外祖德望
重當時三子皆登宰輔其第二子良實時持
釣軸奉佛甚勤元聞慧名其徒勸慧赴藤府
許鬼事藤相驩慧來諮詢宗教酬酢詳明宗
門顯密出入泛濫藤相大喜白大相國大相
國延見果如藤相言大相國問曰上人師誰
得此智辯對曰我師圓爾頃者入宋得徑山
佛鑑禪師佛心宗正印見今住崇福承天兩

刹唱直指之道相國猶稱我况我師乎大相
國乃使使招爾二月入京師大相國於光明
峯別墅延爾問道恨相知之晚也就而受禪
門大戒兼秘密灌頂正嘉元年寬元上皇於
龜山宮受禪門菩薩戒留宮七日敷宣法要
上皇自持黃金扇與爾帝者之手授古來寡
傳也文永九年上皇不豫勅爾侍病陪宮逾
旬十年冬天子救藤丞相實經大相國第召
爾受禪門菩薩戒建治元年文應上皇於龜

山宮談三教微旨二年寶治上皇受菩薩戒
文應上皇又入宮問禪要藤相國兼經屈爾
講宗鏡錄多會性相碩師為聽徒圓憲回心
守真理圓皆一時之英髦也輦下指為未曾
有勝集近衛藤相國受菩薩戒堀河源太師
詢三教大旨爾述三教要略呈之管諫議為
長世業偉才為時儒宗嘗曰三教之於震且
也隨時陟降此土儒學不及釋之遠矣是摺
紳之耻也常奮之聞爾之粹於釋門願志抗

衡大相國聽管之言欲見其能為異日與爾
 道詰莊嚴藏院諫議來謁大相國為地也寒
 温已大相國曰管公本朝大儒常銜釋歷儒
 今兩雄相遇輸贏可占耳爾曰承聞管公從
 事儒術是不諫議色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
 中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因師授為虛設焉
 以故某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以來二十七
 葉強弩之窮矢雖不穿魯縞猶以系受稱釋
 子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

乎諫議籍口而退謂久曰我欲與爾師角道
 義彼以世系為言也而我已陷重圍中耳爾
 赴相州館龜谷山副元帥平時賴延府裏受
 禪門菩薩戒平帥問曰今諸方說法各別或
 曰妄心緣起而有生滅真心不動不生不滅
 或曰大疑下有大悟或曰學者須看念起謂
 之回光返照未審那箇親那箇疏對曰這裏
 何所在說疏說親帥曰豈無方便爾曰說似
 一物即不中帥領之而已又乞衣曰願莫忘

弟子之外護父應元年寧元菴入朝平帥於菴有所得寄書於爾曰弟子見元菴始知師之鉅鏈妙密也延曆寺座主大僧正慈源時時問顯密奧秘睿山靜明聞爾善台教諮四種三昧兼探別傳之旨爾之剖析皆明之所朱闡也明聳聽爾曰子未精教觀况我佛祖單傳之正宗豈義學之所及哉明伏膺甚自此來往無間佗時至論相絕二待爾示以宗門關捩明疑情頓釋起而作禮垂淚曰若

不來見和尚安得窺佛祖玄樞從今世世願不失針芥相宗之尤者良遍稟爾解銓撰真心要訣三卷就乞跋語三論之首回心問二諦之義以爾答為準初宋淳祐辛丑三月一日五鼓佛鑑召坊爾二待者燒香而語曰今夜廣澤龍王徑山告汝等二人化導時至龍王定不食言矣坊女十近白必有專使不得拒辭爾女早歸本土提唱祖道便授親書宗派圖曰是為傳法之信其圖畫世尊拈花像於

上左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其下南嶽以降
迄無準五十四世不括橫技的的繫列糸其
終署曰久能爾禪師并付法衣竹杖翌日方
菴果得定慧之請是以山中諸友固爾之本
邦化行又嘆神龍之不徒也爾泛海風浪蕩
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著高麗國
耽沒羅阿私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
船二船已沒爾所乘船忽有一女人怪之爾
問曰宗船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

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敗佛鑑
臨別自書救賜萬年崇福禪寺八大字囑而
曰女最初住院以是為額爾受已自言佗時
若庇身茆廬或揭崇福名救賜二字豈我之
有哉鑑曰女氣宇必為王公欽崇女只將去
不得避遜也爾携而歸先是湛慧就橫嶽山
建精舍聞爾歸即日來請入院開堂仍以佛
鑑所囑崇福為寺號至此合徑山神龍之言
也爾通嗣書於雙徑佛鑑答書略曰嘗聞日

本教律甚盛而禪宗未振今長老既能堅立此宗當一一依從上佛祖法式又錄到土堂語要甚愜老懷肥州有榮尊者與爾跨海游宋地尊三歲而歸領水上山寺及爾還攻禪林請爾開山自居板頭仁治三年秋謝國明於博多東偏創承天寺與爾領之佛鑑聞新寺事書承天禪寺及諸堂額諸牌等大字寄之佛鑑書法妙絕故有此送宰府有智山寺者西州之大講肆也嫉爾之禪化欲毀承天

新寺執事者聞于朝寬元元年敕賜承天崇福二刹為官寺而息有智山之濫寇爾乃高揭佛鑑所書敕賜大字又協鑑之遠識也爾已入京大相國鄉於城東創大伽藍宏構鉅材為都下之冠嘗曰我亞洪基於東大取盛業於興福故名東福寺俗呼新大佛未成先署爾住持立為禪刹寬元四年大相國以東福洪營晚成先立普門寺開堂令爾居建長七年東福開堂正嘉元年平副師再招爾入

相白皇子征夷大將軍領洛之建仁二年權
之建仁火後諸堂索然爾復佛殿雲堂函丈
舊觀文永八年總州別駕源氏建實相寺參
州延爾為第一祖初大相國迎爾問法崇禮
優異親書聖一和尚四字授之于時國政自
吾出故與此号蓋擬唐代宗賜徑山法欽國
一之例也夫人准后本朝貴婦人賜准后号
蓋位比皇后之佳稱也
亦聞法要自稱女弟子寬元二年秋還長樂
并故里觀省本師及母氏大相國美倫中刺

史行範為宿衛夫人脫羅綺珍服充母之貺
至長樂禮本師榮朝朝拒而不受曰公已傳
龍淵正派我豈堪拜哉只喜長壽再得相見
龜谷山榮西創之禪規未全爾之重入相陽
平副帥命行叢矩於是住持處偏室爾南面
而行事鐘鼓魚板一時改響蓋以爾之遍歷
臨安諸刹諳熟儀法也文永六年敕領東大
寺幹事曩正嘉始有是授辭不受至此朝旨
嚴切而不得已東大之幹以周州充其費州

勢贍饒庸緇管之視利怠功故撰名宿當此
任亦國法也以爾之道望朝廷強授及主尊
勝天王法成等寺化皆德廣所覃也弘安三
年春示微疾入夏重移常樂庵文應上皇遣
官醫眎病圓明丞相入山問疾輒經信宿秋
少恙衆皆喜爾曰霜葉暫休零豈久之乎十
月朔鳴法鼓集衆於庵祝聖畢宣出世始卒
詞激切終召大衆曰卻後十五日望返本寺
法堂寶華玉座上說末後句入大涅槃便下

座十四日晚命侍僧昇歸寺俊顯等曰和尚
老病淹羸舉動風冷恐不便身相議而不許
望且兩序耆舊詣菴問訊爾曰我今朝欲於
法堂入涅槃而俊顯等不聽公等願與我歸
寺板首以下同顯議至暮普門慧曉爾性三
弟子乞灌頂授之十六日曰灑掃房宇晚間
客來黃昏果越後之無傳至爾之徒住院者
也聽爾病馳省爾披安陀會而坐傳燒香作
禮爾曰最後相見致九拜傳還位爾曰相別

二十年與傳曰十九年耳爾微笑曰子未知
滿數也又曰我去望還本寺法堂欲唱涅槃
諸徒不可以到乎今也與子相見且幸矣然
我不出今夜而已又馳使圓明丞相告辭又
之又曰今幾時侍僧曰鄉雞唱爾乃上禪倚
諸徒乞遺偈便書曰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
知端的佛祖不傳投筆而逝空墳之後林殍
變白相樹自枯爾心豁如而性諧調雖沙弥
童行相爾汝可見悲接之一端矣當其演唱

嚴毅不可犯宏辯無礙性相講師來探別傳
爾先詰其所業彼早屈爾曰子未委教乘豈
甚聞直指乎以故伏久者多而禪化成不然
講徒蠹蛀殆乎不建焉嘗舉倡理致機關向
上三宗旨故臨亡夜為無傳語之其道契大
相國之深矣故其嗣圓明丞相又如父焉其
疾病時丞相自作告文禱光明峯廟延爾命
其契密如此秋初病少愈者丞相之懇誠乎
文曆初高麗國王聽爾道譽附貢舡齋書幣

求法語爾書宗教之大旨以答之爾商船來
 往必信於雙徑佛鑑慰答審切其在徑山雖
 居侍位佛鑑不稱侍者只呼爾老徑山後火
 佛鑑作疏索獲爾白圓明丞相通巨材珍貨
 寶治之初承天寺火爾之鎮西國明驩爾來
 一日中建十八字九檀信嚮應類之正和始
 賜謚國師國師之號始于爾矣

贊曰余昔陪

文應上皇御九上堆巨編跪而闕之宗鏡錄

全篇也其終有云非師即學非教非行非其
 寬元帝寶墨曰朕得爾師之此錄見性已了
 宸奎爛然時余尚幼以為慧由之於帝者
 也拳拳矣逮修此書見其侍病之事益欽
 睿翰之不謾矣建父之間西公道導黃龍之一
 派只濫觴而已建長之中隆師諭唱東壤尚
 薄于帝鄉慧日道協君相化洽畿疆禦外
 侮而立正宗整教綱而提禪綱蓋得祖道之
 時者乎

論曰或言爾師辭佛鑑鑑付大明錄曰宗門
 大事備此書子歸本土以是為準爾携而歸
 故平副帥屢聞于爾今此書不收此事恐遺
 漏與曰是傳者之妄也蓋爾師歸時將來經
 籍數千卷見今普門之書庫內外之書充棟
 焉其中有佛法大明錄二十篇是以世人謠
 言耳予見其書謬妄之甚不可言矣故我通
 衡之中掇其尤者非之九數十條又夫佛鑑
 老人揚岐中興正眼洞明寧有斯言乎只其

爾師屢閱群書其間或采大明之相似處資
 談柄耳後學不委輒加佛鑑付授之言也今
 我舉通衡之一二學者擇焉
 入理章曰有真空有頑空空劫以前無相有
 覺虛明寂照為天地之宗此真空也衡曰夫
 一劫劫有成住壞空四事空劫者四之一也
 空劫之稱於是立焉蓋我教之中世界成壞
 循環無端前劫之末後劫之初也後劫之終
 次劫之始也是以前亦末也終亦始也指定

何時為空劫以前乎只其外境之內有混沌未分天地未闢等語吾門諸師取語於彼儲義於此寓言假談之類元無定制圭堂立空劫以前為真空者豈迷是而發言乎夫我門指一念未生時或曰空劫以前或曰威音那畔堂若取之又大感也蓋真空者如來藏之稱也故楞嚴曰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覺堂分頑空真空者善然指空劫以前而為真空者非也堂以謂空劫以前冥漠無相足

以名真空也殊不知真空者萬像森列不相妨碍不啻空劫成住壞劫常恒不變乃至衆生日用現行皆是真空裏頭之事也唯其不能無不知二字耳堂之言也乖戾甚矣工夫上曰自狗子話入如覺帖帖寧順便可歸乎止觀又曰自狗子以歸乎止觀乃至行持自有序要須節節高去衡曰吾笑圭堂之言禪不知禪矣夫吾門狗子話幾級何階乎有何階級高止觀而卑狗話哉蓋堂未委止觀

七卷

十五

乎我以其言視焉堂自曰初不知有止觀之法後讀文粹得之於何發言之淺略哉堂不學台教只見文粹所載之言寧能盡止觀乎以之而言堂昏於止觀必矣尚未知止觀何其言階級於狗話哉夫止觀者智者之資以見其行門者也精緻妙密實可稱焉然與我鐵檝子之狗話不相似乎何也彼止觀各析三焉所謂三止三觀也是即精妙之謂也可以為教門觀修之至要如狗子話何所析焉

乎何所觀焉乎請審析之焉觀之焉若可析可觀者即非狗子話矣非鐵檝子矣又非教外之謂矣若夫台宗之者不窺吾藩籬只崇自宗而發斯言我猶恕焉堂已言大明吾宗於世而昧於斯事筆削何哉或言子之書引天台止觀圭峯修證儀為言也子何痛槌提乎曰彼止觀修證之言者行相及治病之相也允諾三摩提皆一例也若夫提撕之一事吾猶分諸家之涇渭况所得之鴻溝乎雜記

曰楞嚴有大佛二字廣大洞明若此而後之
宗師但言諸佛何哉故是書言真空寂照空
劫無相最始之佛則稱大佛衡曰圭堂以前
處處稱大佛事至此證成焉烏乎惜哉宗地
諸師不辨此書乎若聽其橫行魔黨益熾然
則此書間有可采皆魔說也予檢楞嚴經之
大佛者第九卷曰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
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縣澄澄其精
思貪求契合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

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著乃至口中好
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
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
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羊老成魔乃至
迷惑不知墮無間獄是堂之立為大佛之文
也烏乎堂何見經疏闕乎此大小真假男女
佛者修行之者遭魔魅之語也未代學者恐
逢此惑故如來深悲楞嚴會場欲罷法座廻
紫金山再告大眾說五陰魔事九五十條堂

不見經已見到此豈不辨魔境邪何其立以
為大佛惑後學乎蓋堂之書欲立位次設階
級件件昇騰故構大佛之言然無修多羅證
文見至楞嚴纔得數句欲為自證不辨真偽
不考法義惟文惟視取為證實耳夫取經文
不容易也正宗正說之中猶有真假二法者
吾佛之微言所謂其義深遠其語巧妙也况
夫小佛之言如來已為魔事為阿難及未來
學佛之警式堂取之為證何乎又不知己自

墮昏坑還難諸師曰後之宗師但言諸佛何
哉是立大佛之定實之言也豈所謂迷而不
反者與又堂之大佛之義猶如大自在天生
世間及一切有情之計殊不知一切有情纔
歸真覺也無大小也無真假况男女哉至此
同一佛也誰為大孰為小乎若有小大非真
佛也非大覺也堂強立一物置空劫前為寂
始尊是一計也寧不屬外道乎功行章曰如
真空一卷何嘗有二乘鄙俚之語自古迄今

學者惟習聞二乘境界久矣今須一振耳目
 之瀉可也自註曰正法眼藏之書方是二乘
 境界七百年來方發明二乘事此書太用卷
 尚未離二乘氣習衡曰予讀此書初怪笑至
 此大懼圭堂之狂妄至於此也彼堂何為者
 乎著書發明何事哉自謂見佛果語有所得
 而指太慧正法眼藏為二乘境界何乎佛果
 之於妙喜也無遺漏矣其正法眼藏者上憲
 章從上諸祖中露自證下垂後世范模耳故

符之曰正法眼藏堂斥為二乘者佛果亦是
 二乘境界也欲高我書而不知卑其所謂師
 者乎我恐受糟粕者尚未幾於二乘哉然造
 言曰七百年來方發明二乘事其七百年者
 指普通而言也我愍堂之二寸耐幾許犁拔
 乎嗚呼堂之稱發明者禪門之旨也而指祖
 師西來七百年諸師為二乘堂從何而聞禪
 乎恐非達磨之所傳與七百年二乘事之言
 何憑據乎吾法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知前

言自誰而得乎堂已言得於圓悟語是無師承之歎也是以狂妄臆度品藻吾宗世少正見者矣此書繡梓流傳者皆吾門之罪人也度人章惇明四句曰第一二句權法也小乘也第三四句實法也大乘也便言而曰五家宗派為仰獨未幾而無後迄今天下疑其故蓋為仰之大機圓相每以後二句為重則初學如之何承當哉此其所以未幾而遽絕臨際無佗獨能以前二句為急耳如便捧便喝

奪人奪境至臨遷化猶曰誰知吾正法眼截向這瞎驢邊滅終始惟急於前二句學者之見効也速自以為盡其骨髓矣而後二句事則未與之知夫是以一宗且天下而獨盛衡曰嗚呼鄉之笑懼至此團為大謫傷此等之儔世幾乎痛哉狂愚之如是膠固也夫以臨濟為小乘邊事而不知大乘亦以其宗派繁行爲巴人下里天下和多以瀉仰早浪為陽春白雪唱高和寡者皆無擇法眼之為也昔

吾鼻祖有言我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故
逾海得得來如堂之言臨際一宗說小乘事
天下尤盛者臨濟也達磨何錯見而徒來哉
吾亦思弊魔化堂附吾法而作此語欲毀壞
乎不然何如是甚矣哉堂之所謂甚深之法
皆早亡滅淺易之宗長垂萬世豈如來之意
而護法諸夫受教之謂乎堂以謂臨濟之人
境奪瞎驢滅等語皆遮掃之句也可憐堂之
昧於吾宗乎醍醐上味卻為毒藥者堂之謂

乎夫宗教之傳遠也其又有說矣世倍之起
家者必有勤苦而後其曹繁矣我佛門雖出
世之道而流化之迹不得不然矣是以吾法
福智相資雙行耳其福或亦為悲悲福一事
而兩用也蓋我道之為智也得悲益成故有
悲而後智明有智而後悲通二者相合所以
吾道流行也三世大士修福起悲也所以滋
智也古來諸祖孰欠二事其間殊特者為稱
耳是以臨濟獨受茲稱焉昔百丈再參馬祖

遭一喝三日耳聾是臨濟宗之兆乎大雄接
黃檗瀉山二子雖同稟黃檗獨有吐舌之作
矣臨濟得六十烏藤為破夏之歸省是瀉仰
父子及諸家之所無也四海百世所以臨濟
之布獲者不其然乎而瀉仰父子當其契證
之時非有子遺矣只其涵養不密耳是所以
數世而絕也譬富家子受財於父其分者同
矣只其珍藏護惜者饗無窮之利散漫放縱
者不久而資竭是瀉仰臨濟之異也而其護

惜者非慳吝之謂也散放者非分施之謂也
豈堂之所謂前後大小之謂乎昔禹稷契立
舜朝當時賢聖之質未見優劣也及其遺胤
建國夏商不如周長者稷播百穀之勤効也
臨濟之後又有揚岐黃龍二派黃龍一時之
昌也揚岐似不逮矣數世之後黃龍寢微而
揚岐益盛者何其主金穀之所覃也堂之暗
識漫言法崇庫不足取矣或曰禹鑿九河建
九洲其功非契之比然夏曆短於殷何哉子

之勤劬之談有矣乎曰禹躬受功報登極位
故短於商矣禹若不自有而貽後嗣其系授
之遠非姬周之比矣而禹以人臣一旦陟大
寶而亘四百載血食者豈非過家門而不入
竭力溝洫之大功大勞哉我博見三世佛記
其正像末法者不過壽命之二三倍獲而已
唯我能仁氏正像二法逾壽者十數倍若其
末法者及來世六萬歲時矣比其命不啻千
萬倍焉是我牟尼老子奚受福之長久哉蓋

三世諸佛因修六度各有所長特吾世尊精
進苦修餘佛之所不及也其事見悲華矣法
華亦曰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
捨身命處是末法被六萬歲時之故也三世
諸佛平等一智其間不容毫降只其悲福不
能無別又是因地之願修也故吾言流化之
遐邇者悲福也九為法檀度者知悲福之所
因不有寂後斷佛種之患矣吾因微圭堂沈
論此事以諗後學或曰楞伽有四等子悲福

之論恐不合也曰不也今之談者化迹也不
信四等矣又堂以道書並吾法而言其錯多
矣吾通衡中彈擊不寡又繁不錄度幾君子
染指於此焉
元亨釋書卷第七
予奏釋書或曰子以圭堂楞嚴大佛事載
書有諸曰尔曰子論與堂乖矣曰何曰堂
之謂大佛者非第九卷云者也題首之二

字耳曰初予疑恐是乎又思堂雖淺易豈
其然乎而今又有斯言焉不得不辨矣夫
題首二字不可破句三字為句也蓋密部
有諸尊佛頂其一也其佛頂都有二十略
有五謂輪蓋光高勝也大字優稱也施諸
佛頂今首楞嚴咒者光聚佛頂也故於經
題云大佛頂其言於灌頂部錄出者是也
堂豈不知之而破句取大佛二字乎然單
見寡聞世不鮮故贅于此矣

母陳氏夢一沙門抱嬰兒與之乃娘母思煩
苛欲壞胎一夕又夢白衣婦入告曰汝所孕
者佳丈夫也好自保育其詞懇至母雖夢中
而左右侍女又聞此言竇慶二年本朝嘉
月十八日生時白光照室至于試周之日宋
迎兒產暮日行試業猶如本朝三歲試問父母列儒釋墳籍及百
玩好作具見兒自為兒微笑而取佛書甫六
七歲就家塾記聞應酬穎脫群兒性沈重偉
雄雖兄弟婢妾不敢狎弄食遭葷羶必避之

或見屠宰切于已十三喪父乃勵志投杭之
南屏山禮堂頭北磻簡雍髮當年受具十四
趨雙徑拜佛鑑鑑一見許參堂迨于十七誓
不出雲堂提撕狗子話一夜四更聞首座寮
板忽爾啓蒙便作偈曰一槌打破精靈窟突
出那吒鐵面皮兩耳如聾口如啞寺閑觸著
火星飛呈于鑑鑑更舉香巖擊竹頌徵之元
滋應對鑑遷化下凌霄謁月石溪於靈隱聞
偃溪於玉儿後寓飛來時愚虛堂棲鷲峰菴

元常往來十日堂示禪海波瀾元溟濤然適
石帆石林橫川三名衲之天台堂以偈送之
有相送當門有脩竹為君葉葉起清風之句
元入來堂舉示元元曰和尚此頌只是閑語
中間無些子巴鼻堂拈起頌子曰這箇潭元
欲進語堂劈面一揮元自是得句語三昧觀
物初至大慈元與觀有世系又兄事南山思
講舊義往而依之發意持淨者二載江湖高
其趣操一時躡井樓打水牽動轆轤忽然得

無礙機用於是乎向佛鑑所示狗子無佛性
話及香嚴擊竹頌又無餘蘊矣始識得佛鑑
妙手之深密時年三十六翌年里人萍鄉宰
羅季莊以東湖白雲菴延元元編蒲而居經
七歲母亡歸靈隱寧退耕席下居第二座大
傳賈似道聞元道譽割于台之真如開堂演
法薰香酬佛鑑之法乳居七歲北虜兵戈系
擾寺剝乃潛過温之鴈蕩丙子之歲兵壓温
境舉衆逃竄元獨兀坐堂裏虜酋將加刃

元不動述一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
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
風群虜感悔作禮而去明年復四明天童一
環溪請歸第一座己卯之年吾建長虛席副
元帥平時宗具疏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元
充選招環溪授佛鑑法衣元拈起曰師兄世
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出過在汝殃及我乃
披衣五月離太白六月著太宰府乃弘安二
年也八月到相陽平帥執弟子禮邀入福山

待過日渥五年冬圓覺寺成命元為開山弟
一祖開堂之日群鹿臨筵元為告徵即名山
以瑞鹿示衆曰參禪須是打併胸中淨潔去
卻情識中所重單單只將自己參取自己如
何參取自己既是自己因甚參自己蓋緣你
被知見解會日夜羌排日夜纏縛不能得解
脫不能得出頭此是第一種牢獄你若去得
許多知見解會空蕩蕩處參虛豁豁處行不
是大徹大悟也是一箇無依倚衲子只者無

依倚處是諸佛放身捨命處又曰奉勸兄弟
若已得此子柄擲入手者於祖師公案言教
中透教淨潔主賓回互處先用後照處權實
相待處敲唱俱行處須是玲瓏八面始得既
得玲瓏八面了須是一時打疊教淨盡始得
若不如此墮在毒海正旦上堂曰新頒鳳曆
下堯庭山嶽齊呼萬歲聲主丈不知見甚麼
也來趁隊賀新正卻道我雖栗栗枳枳稜稜
層層要與你東拄西拄橫撐豎撐撐拄拄拄

跳出窮坑五湖煙浪裏別有好商量元偈句
俊偉有作者之風其鎖口訣句法步驟似寶
鏡三昧近世諸老此作鮮矣其詞曰諸佛妙
門列祖的旨繼繼繩繩貴在密契尺圍鑰合
網紉沉細綿密無縫隱括幽秘遠兮非遙近
兮非邇錯無所遺舉無不備橫亘十方豎窮
三際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具一切相合一切
義啓無所開闔無所閉出無所從入無所詣
二兮非一 一兮非二 用則雙用 置則雙置 隨

處即宗如身影爾世尊拈花達磨分髓曹溪
南嶽百丈臨際楊岐白雲圓悟妙喜泊至應
菴五十一世或開或遮或摧或體或順或逆
或淨或穢或明或暗或行異類激揚鏗鏘波
流嶽逝如師子筋如象王鼻如天鼓聲如鴉
鳥尾百千機緣河沙妙偈出沒卷舒三昧游
戲深慈痛悲布無緣施絕見絕聞絕情絕謂
曰放曰收控悉馬轡曰錯曰綜奪魔主幟箭
擲空鳴風行塵起龍蛇天淵迷悟金屎不入

此宗徒勞擬議禮應菴塔偈曰悞入桃源深
處路灼然流水隔天涯一聲雞唱千年後老
卻劉郎幾度花冷泉聽猿曰萬里吳江萬里
天盡將客恨送歸舡一聲分作三聲了誰在
巴山暮雨前禮密菴塔曰謾說砂盆重似山
不施三拜也應難黃金不鑄黃金像松竹相
爭夜夜寒與老母守歲曰風攬長林雪滿牀
寒藤無葉倚空桑誰知戶破家殘處添得黃
梁客夢長題虎面曰獨坐枯木崑一嘯風悄

悄衆生界未空我心終不飽元謂徒曰我初不欲來此土而有此予日緣故至焉我在宋禪定中嘗見神人我冠偉服手執圭兒挺特告曰願和尚降我國如是者數矣我不省何事然每神人至先一金龍來入袖中亦有群鴿子或青白之者或飛啄之態或上予膝上亦不測由及入此國一時有人語曰當境有明神曰八幡大菩薩威靈甚新師已棲斯界蓋詣祠燒香一遭予因此至八幡宮視殿梁

上有數箇木鴿子問之對者曰此神之使鳥耳故偶焉予即知定中之我冠此神也老僧到此不偶然耳汝等造老僧陋質膝上安鴿子及金龍以應往年之讖又曰吾又夢先師說法徃山法堂上我俱衆願聽忽座前西北隅蟬燭爆火落并席東南角其光甚熾照耀四方老僧夢中成一頌曰百丈當年捲起時今朝歛地自騰輝火星迸出新羅外不在東風著意吹覺後無所測及來此國太守一日

寄與達磨像老僧讀其贊先師手澤也末句
曰不在東風著意吹初省先夢耳四年春正
月平帥來謁元采筆書呈帥曰莫煩惱帥曰
莫煩惱何事元曰春夏之間博多擾騷而一
風纔起萬艦掃蕩願公不為慮也果海虜百
萬寇鎮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沒初元在鴈山
定中觀音大士現形曰我將舩來取汝乃示
日月二字元起詣像前卜籤亦得日月二字
此日執香作鎖口訣執筆而成文不加點就

采寔息有一人語曰百萬虜寇天兵助順豈
不勝耶元夢中問曰何為有此語對曰佗日
自見元覺後把筆於鎖口訣中加八字曰箭
擲空鳴風行塵起先三年平帥攜練紙乞法
語元書鎖口訣預識帥不委也寇平後帥問
曰海寇風蕩和尚自何先知乎元笑曰更過
兩年說與太守然又鎖口訣中已寫呈了後
三年平帥卒九年八月元語首座照無象曰
吾有一事辨在季秋照曰何事元笑而不答

月末示疾九月三日親書遺書別太守及諸
方七慮數通晚以偈示衆曰諸佛九夫同是
幻若求實相眼中埃老僧舍利包天地莫向
空山撥冷灰亥時更衣端坐索筆書曰來亦
不前去亦不後百億毛頭師子現百億毛頭
師子吼置筆而逝年六十一臘四十九元貞
後麗顧眄可法平居不卸衣而又一被上綴
伽梨供夜分其精進類此謚佛光禪師
贊曰昔百里奚在虞虞七入秦秦興用與不

用之異也佛先生襄宗狼狽之時其道不振
矣所據只邊疆蕞爾之剝又或旅于人也平
帥居桓文之位藩翰吾道是以厚聘珍幣非
二三幾皮之比也於是乎高踞上藍盛倡真
宗見風濤之幾兆諭康平於元戎嗚呼二國
之興亡者用舍之一翁乎

○釋正念宋國永嘉郡人也自號大休初參光
東谷聞谷舉張拙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但
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話有省述偈呈谷曰

右軍王羲之草聖寂為奇淡書千佛榜濃寫
四賢詩後謁月石谿溪問達磨葬熊耳因甚
隻履西歸對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溪打一
拂子念當下知解冰釋咸淳六年夏乘商舶
入此土父永六歲也至相陽建長隆蘭溪待
以高賓副元帥平時宗卿道望命主禪興精
藍燒香證石溪之法乳次移建長壽福圓覺
上堂曰禪禪無聲無臭非方非圓遠在滄沙
國近則口皮邊不可口授只要心傳翻憶普

通年遠事祖師元不離西天福山提綱曰無
心應物風行水上自成文匪念應機箭在的
中非爾力而況寒巖枯木迫絕餘息報緣虛
幻豈可強為蓋以時緣逼迫直得迴避無門
是知祖祖傳心燈燈續焰佛法平等了無高
下譬如春入化機萬卉千葩高低向背各各
不同隨見取舍互有得失然衲僧家或卷或
舒或出或沒自知時節不落情量諸聖著眼
不及魔外擬心即差雖然新長老到這裏只

得鐵作面皮大開笑口且道笑箇甚麼良久
云堪笑白雲無定度被風吹去又吹來示衆
曰從上諸大宗匠開甘露門垂示機語截鐵
斬釘除疑破執如盤走明珠不住中邊擊塗
毒鼓遠近俱喪所以道宗乘一唱三截絕詮
機輪轉處作者猶迷此吾宗本分事非權宜
漸次階梯也蓋緣此方緇白素尚教理十常
八九於達磨直指之道未深信受間有入此
宗根本不明沿襲過謬多生異見惣謂教門

末所據宗門無所依遂乃廣尋父義意識分
別如水中捉月鏡裏求形卻將諸祖覲面提
持超情離見底機要隨語生解穿鑿理路迤
相印證更有一等執平實無事擬心待悟者
况諸聖大解脫門唯過量人乃能徹證要須
玄路絕聖量盡如冲天丹鳳翱翔碧漢出海
獐龍興騰雲雨若不爾者皆依他作解記問
傳習認目前光影隨逐聲色墮斷常坑塹互
入邪途念任禪興夢觀音大士告曰逢強則

止念覺莫測後十年由建長移龜谷仰見額
有金剛字始明聖識則鑿西南一巖剏壽塔
刻補陀像酬指方正應二年冬寢病于鹿阜
十一月益革遷正觀寺二十九日集衆入室
晦執筆書曰拈起須彌槌擊碎虛空鼓藏身
沒影跡日輪正當午放筆而化茶毗得設利
諸徒收龜谷塔謚佛源禪師

○釋子曇宗之台州人徧游叢社普參名宿適
於石帆衍公處止奔馳文永之間觀光上邦

慧峯之爾福山之隆闢敞軒以待之經數祀
而歸正安元年與寧一山同舟重來平副帥
貞時待以師禮迎居圓覺大伽藍叢規嚴肅
衲子勇奮移董建長德治元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滅謚大通禪師

○釋一寧號一山宋之台州胡氏之子也幼投
郡之鴻福寺融無等席下不久去聽律于應
真學台于延慶已而嫌義學上天童質疑堂
頭敬簡翁又依鄭之珍藏叟珍移而愷東叟

來及照寂窻彌頽極互相移來寧奉事四師
而欽彌之好開誘一日從容酬酢至我無一
法與久倏爾投契又謁環溪橫川諸耆宿益
深造詣覃北元革宋闡法祖印寺香供識頽
極也居十歲移補陀山永仁六年我商船達
明境初辛巳之夏元國樓船偵我西鄙神靈
戮力風波破蕩元主秦心不止奇謀百計以
我鄉浮屠諭寧藩撫寧逼不得已駕船著大
宰府正安元年也副元帥平貞時激怒編管

豆州或稱寧道譽副帥元重祖道此冬延主
巨福之席尋移圓覺淨智正和二年夏圓規
菴化龍山初建治太上皇聞寧德望屢欲召
見於是救元帥府促寧赴上都秋入寺上皇
幸山問道眷遇隆渥其住寶陀指山門曰海
濤澎湃鐘鼓鏗鏘莫是入理之門麼喝提綱
曰一向恁麼去煙水連天一向與麼來塵埃
滿面直得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猶是普
請邊事未出常情山僧昨日十字街頭高提

禪師心印世出世間萬法一印印定直是法
 法無差今朝白花巖前敷揚古佛家風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盡底揭翻便見頭頭不昧一
 十二面鼻直眼橫三十二身東倒西擂與麼
 會得皇恩佛息一時報畢良又天人羣生類
 皆承此恩力再住福山謝兩序耆旧曰普化
 成禱臨濟珍重下去揚岐輔佐慈明時出惹
 語是皆破缺之質豈為瑚璉之材福山者裏
 尤眇則冰清玉潔右顧則虎駭龍馳機鋒閃

星電號令鼓風雷山僧贏得放憨癡閑者峯
 雲自去來雖然莫便是福山為久處麼良又
 妙舞莫誇迴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又保元
 年十月寢疾上皇時時問候二十五日上表
 告辭又書偈別眾曰橫行一世佛祖吞氣箭
 已離絃虛空落地奄然化年七十一上皇幸
 寢室嗟憫便薙宸奎贈國師之號又三平日
 贊曰念也悟解純真曇也號令嚴毅寧也波
 瀾浩漭三師者宋地之彥而此方之英又吾

道之所因也矣

○釋湛照號東山備之中州人浮遊講肆聞慧

日之熾化更表謁之日許入室弘安三年日

歸寂願命領東福照避于諸徒四年藤丞相

以日之託懇請照不得已為第二世然勇退

纒圓法歲而已照鄉開三聖之禪苑乃移焉

正應帝詔入宮問道照權萬壽帝賜寺產四

年秋八月八盜伺籌室委順而化闍維收骨

第七之朝其徒有乞分骨者開函舍利粲然

不可數也初念大休訃至或曰大休火浴流

舍利奇哉照曰然我又他時費子之奇哉一

詞耳至此世欽照之先知焉塔于圓通寺賜

諡寶覺禪師

○釋道海號桑田播州人初習教部屬蘭溪之

煽化改服而謁依附者久已而應世相之東

勝中間或隱或顯又起童淨智禪興大都懶

于領眾動即舍去晚屏居龜山菴延慶二年

正月八日滅茶毗得舍利百餘粒大如菴者

○數願小者如粟諸徒塔福山西來菴側
 ○釋昭元號無為洛城人也早摳衣於聖一之
 室又優游大覺佛光之門初瑞世筑之承天
 辦香記初友也繼移都之三聖東福相之瑞
 鹿應長元年春仲因病辭圓覺寓寶滿寺五
 月十六日書褐化闍維收骨灰中舍利數粒
 諸徒驚嘆其中確誠者曰諸方舍利取侮者
 有諸况此小數恐例浮矯不可聞也後數日
 分骨於城之塔所揭蓋五色燦爛著骨片猶

濕粟黏器諸孤相頌嘆異至此不得匿也初
 拾骨時諸徒取之者數十人皆各襲藏於是
 乎啓緘亦咸作舍利或全骨如琉璃者有之
 其上皆黏舍利或數寸半骨半珠短長片屑
 逢形為玉又綴舍利皆能分散增益元之徒
 慧泉蘊骨及諸徒開見泉亦披之無舍利諸
 徒笑曰子之簞傲也我師身後尚有意乎泉
 大愧即對骨燒香禮懺經數日為舍利府屬
 婦又有惡死者聞元之舍利感異欲見之然

拘忌諱未果也屢稔傳聞自耻癡惑乃今比
立善梁取來梁捧至骨片鮮瑩婦人生難遭
思親手把玩掌中忽落一兩顆舍利婦人起
立作禮悔見之晚矣鹿峯門側有老嫗就元
徒得一粒剝蓮實盛之聽分增之事思念我
舍利亦益乎便開見蓮殼圻裂為數十粒相
陽管內傳為奇事
贊曰舍利者孔老之書無聞唯浮屠氏而已
講徒寡而禪者多矣我國上古希而今世滋

○
矣我聞舍利者戒定慧之所薰也宜乎孔老
氏之無之乎而講寡禪多古希今滋何乎近
世舍利或有竊議者三師余之所親見而不
容偽也或問經曰輪王死貯舍利置四衢道
人民盡來供養輪王只說世教孔老又說世
教何其輪王有舍利而孔老無乎對曰輪王
之教博而孔老之化狹矣舍利之有無者教
化之博狹乎
釋慧曉讚州人幼上睿山學台教更久聽律

於泉涌不幾謁爾公於慧日服勤者數稔矣
又泛舶入宋周旋二浙晚依曇希叟於瑞岩
一日室中舉百丈撥火公案言下有省適附
商舶而歸痛自韜埋學徒從空闕寂漠之濱
者多正應五年承大丞相鉤旨主東福一香
記爾師之乳也其冬夜小參曰胡地抽者第
請師出大黃達磨失巴鼻衲僧沒商量咿咿
當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謝秉拂上堂拈主
文云
黏有軟血之功虎有起死之用且問主文子

有什麼功用下卓一我有四種妙用其第一節
節放大光明顯示無上道甚深微妙超有無
不住中道第一義其第二節節現大神變宣
說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言語不可思議
其第三節節具大手段把須彌筆劈虛空紙
寫一篇章文質彬彬其第四節節出廣長舌
轉無盡藏法輪左轉右轉橫轉豎轉自由自
在全無巴鼻便召大衆云要識取主文子麼
擲下吾無隱于爾初曉在杭州北虜入境曉

罹虐酷一心念觀音忽大悲印像在肩上曉
 心負焉以故免刑携歸奉持見今在塔所其
 居東福一冬無帽侍僧曰師盍買帽曉曰無
 質僧曰乞報知事曉曰一帽幾直僧曰半千
 曉曰半千者可助我香積四分之一不可永
 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化栗棘菴書獨別
 衆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更問如何如是如
 是謚佛照禪師示無上道海峽於世遂昇
 贊白予讀曉師挽希叟頌軸月坡明公書跋

尾載撥火事署曰巳卯之歲因此而言曉之
 於希叟不爲無得也然嗣香供慧日何哉太
 抵師資之間不可容議者古多在焉丹霞雲
 門之類是也曉亦或有似乎近世執道柄者
 潭居華服受譏塵寰曉也甘枯淡又可稱矣
 其辟帽者我與漢文之露臺並按焉
 釋順空姓源氏籍葺山初父夢沙門語曰寓
 宿得否父拒之沙門懇乞問名對曰寂照覺
 後不妄何人自是妻藤氏有孕適父發鎮西

赴都船次備藝之海澄空生舟中天福元年
 正月一日也國俗兒生三暮試問先身多有
 言也父母問空對曰圓通大師父謂此名違
 昔夢彼此徒爾耳經旬聞倡妓歌曰寂照入
 炎宗號圓通大師於是乎其父始信夢語之
 不虛焉早投水上山榮尊尊者東福之徒也
 尊會省福携空而行白福曰此子非吾泥中
 物也願泝于龍門福笑而納之服侍三歲聞
 蘭溪之道譽欲一瞻禮乃辭慧日之相陽溪

一夕夢得蒼鷹詰且謂徒曰今日俊衲至空
 果告謁溪以為青華嚴之北也命領紀綱平
 副帥勸空游宋國時聞偃溪據徑山接單位
 於海衆明年溪寂珙荆叟自靈隱來居主席
 踰年而化肇淮海來又如荆叟之去就空歷
 三老參請不倦又振錫訪用斷溪於越之東
 山寧退耕於明之萬壽慧西巖住太白峯道
 價高東浙空遷而附巖老而倦誨策以思溪
 之輩石林五峯之師友如而依焉空周旋吳

越者久本御船使至辭林林送偈曰十載中原一棹還碧琉璃外更無山扣舷三不知誰會自作吳音唱月彎風帆無恙再覲慧日日職以記室父永七年開高城基趾而居乳香供慧日尋而移承天正安二年鈞命王東福大道場居五歲解印浮游京甸其上堂曰山房夜雨曉來晴風葉飄零自接聲夢破小窓室生白不須雞唱報天明良久直饒恁麼會猶是較半程又若主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真靠丈主丈依前黑齋中秋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括丈良哉老瞿曇止止不須說卓一打刀須是邠州鐵延慶元年五月九日書偈化於雙輪之菴居壽七十六謚圓鑑禪師贊曰曩予侍圓鑑於慧日從容問曰師游宋地謁諸名宿不知其中誰為寂乎對曰偃谿西巖我只仰望而已未遑知高低荆叟退耕就而日淺唯石林老友於凌霄主於思溪其

禪海波瀾吾雖不得而盡偏洲傍渚儻打浮
涼我昔辭林林告曰小參雖家訓又自有家
法子歸故里敲唱宗乘妙叶之一路不可亂
做也即與二篇今猶不失乃出一紙曰予自
擇焉予披之石林之親書也冬至日擬著即
錯鐵牛學斷黃金索不擬猶乖撒手還同萬
仞崖這裏一咬便斷如花開鐵樹似筭逆石
頭無陰陽地儘自寬閑爭奈東山山前一片
松根竹腳未曾踏著在暮括主丈不得侵疆

越界除夜口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鳳縈
金網趨霄漢以何期如石含玉不知王之無
瑕蛇護神珠蘊風雷而未化設使翱翔霄漢
鼓蕩風雷聞者震驚見者眩惑也只間間地
可可地豈不見僧問洞山年窮歲盡時如何
山云家家門底野狐兒拍牀鯨吞海水盡露
出珊瑚枝予誦二篇者久欽法格之峻整今
書于此為學者之標準又見偈及小參知林
之期鑑之不泛泛也矣

○釋祖圓信州人也。號規菴。幼歲投相之淨妙寺出家。屬佛光之熾化于福鹿。往而依焉。光器許侍內記。弘安九年。光寤。圓卷被入洛都。謁佛心於慧日。初副元帥。平時宗見圓曰。子他時必行法檀度。而不有財檀。不成教業。名句豈非法財。子之禪檀不可不貨殖于時。心挾講譽。故就焉。心主龍山。拉圓行。屢稱於文。應上皇正應四年冬。心没。上皇召圓繼席。時圓在巨福。踰年入寺。歲三十一。嗣香記佛。

光之乳也。冬至上堂曰。烏兔奔忙。不改舊時光彩。乾坤寂爾。猶涉造化。斡旋佛獨有這箇。戩玄機於未兆。截冥運於即化。還委悉麼。擊禪
座下謝頭首秉拂。拈主冷匣秋波凝不流。幾人來結死怨讎。靠羸來依舊掛虛壁。一任寒光射斗牛。臘八日六年。睡熟雪花堆透骨。寒來夢始回。滿握夜光耀天地。何須按劍立空階。圓妙年英邁。上皇晨昏參請。一夕源僕射。有房寢中心動。忽起思惟。我豈有之乎。恐宸

哀有虞乎乃馳入時上皇在龍山之下宮有
房有急劇之良上皇兀坐如思問曰卿何中
夜而至乎有房奏事上皇笑曰今日與圓舉
論宗門圓徵詰抑逼不少假也朕旗靡陣披
是以胃懷梗塞未能寐也如卿之忠襟與朕
通乎有此感來也有房扣頭曰陛下夙受佛
記善聞思修然陛下聞思因圓師激發也臣
之愚忠又目陛下感發耳上皇首肯初佛心
領龍山宮殿樓臺未有梵製及圓一新大殿

法堂雲堂庫院山門檀林九叢林當有者具
體而成正和二年暮春寢病四月二日辭世
偈曰一躍躍翻黃鶴樓一拳拳倒鸚鵡洲臨
行一著元無別黃鶴樓前鸚鵡洲圓文室之
東偏于植篁竹臨亡之時竹葉委白經二三
日復青去
拜曰祖道之被日域也五傳不續矣千光之
後多闕出焉然化洽相將
宗衰薄矣覃佛心關龍山雖傾

宸衷未艾矣圓公以英妙之姿當咫尺之
威豢馴一蛟龍指撝鴟鷲宗門之光晃煜雲
衢假如圓也庸才叟識取侮於講傷祖道始
廢于草澤矣曰之而言圓其祖道之益乎

元亨釋書卷第八
謝對前機斷隔圓丈室父
國曰一經窮理隨處一孝慈圖謝謝此
或而氣五味二羊慈春寒寒四日二日檢此
初聖雲堂車湖山門野林入養春高僧家其

